

坑道：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

梅兴无

1951年6月，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山地防御作战中，装备处于劣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创造出坑道战法，构筑其一道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此举不仅有效地削弱了敌人空炮火力的杀伤效果，大大增加了志愿军防御的稳定性，也为此后志愿军在战场赢得主动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坑道“是广大指战员用鲜血和汗水发明创造的”

1951年下半年，“联合国军”依靠武器装备上的优势，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动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为提高生存能力，志愿军战士们在战斗中不断改进阵地工事。在反击夏季攻势中，志愿军第四十七军一四〇师的战士在阵地堑壕壁上挖了一个洞，俗称“猫耳洞”，炸弹爆炸时，只要在洞口，即能避开杀伤。但炸弹达到一定密度，藏在洞里仍难以幸免。于是大家就把洞往里面挖，但重磅炸弹产生的冲击波仍然能够伤人，于是再拐九十度弯往深里挖，这样炸弹就很难直接杀伤人了。某班的两个洞一个左拐，一个右拐，恰好对接连通，形成了U形小坑道。敌人轰炸时，战士们就进去隐蔽；敌人步兵进攻表面阵地时，战士们冲出去杀伤敌人。这样一来，具有作战功能的坑道初具雏形。

坑道工事对防御稳定性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对此极为重视，亲自钻进坑道视察，认为这是劣势装备的志愿军同优势装备的美军作战的一种好形式，称赞是个了不起的“发明创造”。苏联顾问总顾问还亲自向一四〇师师长黎原询问坑道是谁发明的，“应当给这个人以很大奖励”。黎原回答：“这个人叫‘群众’，是广大指战员用鲜血和汗水发明创造的。”

“联合国军”的秋季攻势被粉碎后，战场相对平静。彭德怀下令全军抓住这一时机开展大规模的坑道构筑作业，在战略防御地带构筑起一条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故此，志愿军又把构筑坑道称作“筑城”。

志愿军战士一手拿枪、一手拿钎，一边战斗、一边筑城。“联合国军”在上面打炮，志愿军战士在下面放炮（坑道爆破），日日夜夜滚动着隆隆的爆炸声。正值朝鲜最寒冷的时节，气温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冻土层厚达1米左右，广大指战员不怕天寒地冻，不怕流血流汗，昼夜突击施工。缺乏工具，就自建铁匠炉，收集战场上的炮弹皮和装备残骸打造铁锤、钢钎等工具。仅十二军就设铁匠炉42座，制工具1.06万件。没有炸药，就冒着生命危险，从拆卸敌人未爆炸的炮（炸）弹掏出炸药，用于坑道爆破，保证了“筑城”工程的顺利进行。



志愿军战士在构筑坑道

“构筑一条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

1952年4月7日，彭德怀从朝鲜前线返回北京治病。他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朝鲜战局，认为双方在战役相持阶段，志愿军应该依托坑道战同美国人对抗。毛、周都同意志愿军打坑道战。

1952年4月26日，刚刚代理彭德怀在朝鲜职务的陈赓，在志愿军总部主持召开各兵团、各军参谋长筑城会议，他强调：“坑道作业不仅仅是为了保存自己，更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消灭敌人。今后我们的坑道作业，要向既能藏又能打的战术坑道方向发展。坑道必须与野战工事相结合，必须与防御兵力相适应，必须有作战与生活的设备，有统一的规格标准。像彭总说的那样，构筑一条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

经过几天的讨论，大家统一对筑城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确立了科学筑城的技术标准和战术要求。必须达到“七防”的标准：即防空、防炮、防毒（疫）、防雨、防潮、防火、防寒；坑道工事必须与野战工事相结合，成为“四能”的完整体系：能打（消灭敌人）、能防（保存自己）、能机动、能生活。

会后，志愿军各部队在紧张的备战期间，抽出大量人力开展筑城，有的部队达99%，少的也在50%左右。他们按照志愿军总部提出的技术标准和战术要求，重新作出规划并加紧施工，改进了坑道顶部过薄、出口过少、不够隐蔽、不便运动和缺少生活设备等薄弱环节。坑道内部结构一般呈U形、Y形、H形、F形等，坑道内既有战斗设施，也有生活设施，如厕所、厨房、水池等，以适应战术与长期作战的要求。

1952年4月，志愿军十五军接防了二十六军的五圣山阵地。十五军军长秦

基伟发现该阵地野战工事很强，但筑城滞后，就立即向陈赓汇报。陈赓急调十二军、六十军的坑道作业部队协助十五军筑城。十五军迅速成立了军、师、团筑城指挥部，提出“破开山腹筑长城，挖空岭心安我家”的豪迈口号。在十二军、六十军大力协助下，十五军一边抗击敌人进攻，一边紧锣密鼓地筑城，经过3个月的艰苦施工，阵地上共修筑坑道9000余米，新挖掘堑壕、交通壕5万余米，五圣山地区的阵地上建成了一套完整的能打、能藏、能生活、能机动的坑道防御体系。

6月，志愿军总部又决定在中和、沙里院、伊川、淮阳一线构筑第二防御地带，加强防御纵深，抽调4个军的兵力参加筑城。到10月份，在横贯朝鲜半岛中部250公里长的整个战线上，形成了具有20至30公里纵深、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阵地防御体系，构筑起一条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截至朝鲜停战，志愿军构筑的大小坑道总长1250多公里，挖堑壕和交通壕6240公里，比中国的万里长城还要长，共开挖土石方6000万立方米，如以一立方米排列，能绕地球一周半，堪称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

“中国军队已在朝鲜山头阵地之下挖掘了实际的地下城市”

志愿军坑道按照抗强强度袭击要求构筑，战斗坑道能抗500磅级炸弹轰炸，大屯兵坑道能抗2000磅级的炸弹轰炸，明显地削弱了“联合国军”联军的火力优势和效果。在依托坑道防御后，志愿军防御作战的稳定性大为提升，“联合国军”在极猛烈的炮火支援下，以小部队攻击志愿军阵地273次，后来不得不承认：“仅成功11次”；而后期“小部队攻击90次，无1次成功”。

1952年10月14日，“联合国军”发

动“金化攻势”。志愿军第十五军在金化以北的上甘岭依托坑道工事进行了极其顽强的防御作战，经受住了世界战争史上烈度空前的炮火打击，创造了抗美援朝坑道战的典型战例。

上甘岭的主要战场是537.7高地和597.9高地，只有3.7平方公里，属于五圣山的前沿阵地。597.9高地共有3条大坑道，8条小坑道和30多个简易防炮洞。

“联合国军”在强大的空炮火力的支援下，轮番向两个高地发起猛烈进攻。“联合国军”白天刚进占表面阵地，志愿军就在夜间发起反击，夺回阵地。战斗中，志愿军部队依托坑道一面呼叫纵深炮火，反击美军对抗道口的破坏；一面派出战斗小组夜间出击，于午夜到拂晓前乘敌疲惫、警戒疏忽时秘密接近敌工事，投入爆破器材后迅速撤回坑道，搅得敌人昼夜不得安宁。从10月21日到29日，志愿军坑道部队发动夜袭158次，歼敌4700余人，大量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联合国军”遭到沉重打击后，对抗道部队与后方的交通线实行严密炮火封锁。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英勇无畏的志愿军指战员们顽强地坚守在坑道里，使占据表面阵地的美韩军队，如同待在火山口一般，终日惶恐不安。志愿军火线运输队则采取“匍匐运输”“接力运输”等方法，千方百计把物资送进坑道。

在历时43天的上甘岭战役中，坚守阵地的志愿军指战员，依托纵横贯通的坑道工事，用血肉之躯在上甘岭筑造一个被对手称之为“攻不破的东方堡垒”，使战线始终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兼“联合国军”地面部队总司令范佛里特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军队已在朝鲜山头阵地之下挖掘了实际的地下城市，构筑了四通八达的地下堡垒。”

（作者单位：湖北省鄂州市委办公室）

杨成武率独立团腰站歼敌

吴小龙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将红一师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由杨成武任团长兼政治委员。1937年8月22日，杨成武率部由陕西三原云阳镇出发，向抗日前线挺进。在山西省繁峙县上寨镇，杨成武接受了挺进敌后阻击来自涞源城和广灵县的增援日军、确保平型关主战场歼灭侵华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的作战任务。

杨成武领命后，连夜率部强行军200多里，于9月24日清晨到达驿马岭（即腰站）。战前，杨成武对指战员反复强调：必须死死顶住日军，绝不能放过日军一兵一卒。晌午时分，前卫骑兵排意外与日军前卫排遭遇，毙日军骑兵7人，其余敌人调头窜逃。

此次遭遇战后，考虑到敌人受挫后将反扑，杨成武重新对兵力作了部署：一营在山上负责警戒，发现情况及时报告；二营连夜进抵离此不太远的三山镇切断广灵通往灵丘之间的公路；三营作为预备队向后撤至白羊堡待机；独立团指挥部跟前一营驻扎在山上随时观察日军的动向。

雨后大雾弥漫，阵阵山雾随风飘散，越来越浓，几米外就看不见人，敌人不知道独立团的虚实，不敢贸然进犯。杨成武和指战员继续隐蔽、耐心等待。直到第二天天亮后日军才开始沿公路向前推进，不

久便走进了独立团的伏击圈。当日军进入了射程范围，杨成武一声令下，机枪、步枪、手榴弹响成一片，瞬间几十个敌人栽倒在地。日军经过一阵慌乱后，散开躲在隐蔽物后，向八路军还击。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杨成武经过仔细的观察，准确判断出敌人的弱点。他迅速命令一个连作为突击队直接冲击日军设在隘口的指挥部。日军没料到八路军会直接进攻指挥部，遭到突然袭击后，顿时慌成一团。由于不知道八路军有多少部队，日军也不敢贸然反击，只能收缩防御阵地等待援兵。正在这时，西南方向传来炸雷似的山炮轰鸣，平型关战斗打响了。

激战至下午4时，杨成武接到师部来电：平型关战役已经结束，共歼灭日军板垣师团1000多人。杨成武认为，日军在平型关惨败不会再派部队过来增援这支部队。他果断下令：“吹冲锋号，发起攻击！”顿时，四面山头上，八路军战士们呐喊着扑向敌人的阵地。敌人早已疲惫不堪，在八路军的猛烈冲击下，纷纷败下阵来，夺路拼命逃向涞源城，沿途水壶、雨布、饭盒丢了一路。杨成武命令独立团战士尾随敌人一路猛追，直接拿下了涞源城。日军不支，出城东逃，独立团继续向东追击。此战，独立团歼灭日军400多人，不仅保证了平型关主战场作战的胜利，且迫使日军50多里，创造了抗日战争初期我军以少胜多的光辉战绩。



彭雪枫指导《拂晓报》

陈晓清

1938年9月29日，在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雪枫的倡议下，支队机关报——《拂晓报》创刊了。只要提到《拂晓报》，总是与彭雪枫的名字紧紧相连的。

《拂晓报》创刊后，彭雪枫指导和参与《拂晓报》的具体事务。他亲自为《拂晓报》刊题字、撰写发刊词《〈拂晓报〉——我的良师》。只要有空，他就到报社了解情况，指导工作，给予报社工作人员办报的指导和精神的鼓励。报纸的审稿、编排、校对他也常常亲自参加，并同报社同志共同想方设法搜集敌后的一切油印报，比较分析，取长补短，及时改进《拂晓报》。为了解决印刷问题，彭雪枫亲自往返80多里购置油印机。他组织举办报社人员训练班，亲自为学员讲授新闻课程。彭雪枫博学多识，素有儒将之称，在戎马倥偬之际他仍笔耕不辍，经常亲自撰写社论、评论等，自1938年9月至1944年10月，《拂晓报》和《拂晓报》部队版刊登彭雪枫文章百余篇。

彭雪枫特别重视该报的教育性、斗争性和组织性，强调在每篇文章每条消息里都要贯彻党的政策，成为实现党的政策的倡导者；要求报纸根据政治形势和战斗环境提出适当的口号，发起号召或运动；利用报纸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



我在朝鲜处理“哑弹”

李斌臣

1951年9月24日，我跟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四十七师奉命前往东线，支援防御作战。当时，根据二战时与德军作战的经验，敌军对志愿军后方实行了“绞杀战”，妄图切断我军后勤补给，将一线部队饿死、困死。敌人驱赶部队往北面的高梁地里，同敌人展开了自刃格斗。余克勤又及时调预备队投入战斗。经过几个小时的拼杀，日军中队除3人被生俘外，其余全部被击毙。直到伏击战结束，周边据点的伪军不敢回核心阵地，一面顽抗，一面向日军增援日军。

增援日军在四所楼附近被全歼后，欧阳岗伪军已成瓮中之鳖。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伪保安队得知参谋长举白旗走出阵地向八路军宣告投降。至此，欧阳岗战斗胜利结束。

此役，八路军东军分区部队除消灭日军一个中队，俘虏伪保安第二联队副司令马子万部下600余人；毁敌汽车5辆；缴获轻机枪9挺，步、马枪629支和大批军用物资。欧阳岗战斗胜利后，水东抗日根据地军民乘胜追击收复了大片领土，水东、西水根据地连成一片。

驾驶员听到枪声，全部关灯停车，飞机一走马上又开灯快速前进。就这样，敌机投照明弹找“目标”，汽车就趁机关灯快速前进。有时敌机为了追一辆汽车，投下一串串照明弹，场面十分壮观。

到达前线后，我负责的工作是对敌人打过来的各种未爆炸的炸弹、炮弹进行人工引爆处理。这时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我和战友们密切配合，把未爆炸的炸弹和炮弹一个一个地找出来，小心翼翼地移动到一个事先挖好的大土坑里，再放上炸药，点燃导火线引爆，为同志们消除一个接一个的隐患。在战场上，我们无数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但那时我们还没有专业的引爆设备，也没有严格规范的操作流程，“哑弹”种类繁多，爆破时可能波及的范围和导火线的长度都无法精确测量，所以爆破“哑弹”时，全靠我们自己的经验。记得有一次我们爆破“哑弹”时，我点燃导火线后到安全地带等待爆炸。结果等了好长一段时间，还是没有动静。我以为导火线在中途熄灭了，于是再次走近土坑想看情况，结果发现导火线仍在燃烧而且眼见炸药就要燃爆了。这时我感到已经来不及跑了，于是情急生智，顺势就地卧倒。就在那一瞬间，所有的炸弹和炮弹在土坑里爆炸了，无数弹片从我头顶上飞过。我只感觉天旋地转，耳膜震得嗡嗡作响。所幸我只是受了一些轻伤，战友们把我抬了下来。时隔不久，我又回到工作岗位上。

欧阳岗克敌，八路军三策并举

贾晓明

1944年6月末，八路军冀鲁豫军区为贯彻上级关于“向河南敌后进军，开辟河南工作，扩大陇海路以南根据地向南迅速发展，加强水东武装力量”的指示，组成南下大队，由余克勤、袁振率领，进入水东抗日根据地。该根据地中心区主要包括河南东部的睢县、杞县和太康县等地，因处在改造后的新黄河河道以东，故称“水东”。此后，南下大队与在水东地区长期坚持抗日的水东独立团合编转战太康县及淮阳、西华等地区，攻克多处日伪据点，消灭了大量敌人有生力量，在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水东抗日根据地的同时，也为开辟水西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45年，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水东分区应以太康、通许为基点，肃清淮阳、西华地区之日、伪军和土、顽、杂，控制新黄河渡口，渡河开辟河西，向商水、上蔡地区及其以南发展”的指示，建立了八路军冀鲁豫军区

第十二军分区（水东军分区），由余克勤任司令员，袁振任政委。原水东独立团改为冀鲁豫军区第三十团。此后，冀鲁豫军区派二十八团南下水东，加强当地力量。

5月，二十八团在三十团的掩护下渡过黄河，连克多个敌人据点，迅速打开水西地区抗日斗争的局面。6月，冀鲁豫军区同时又命二十九团开赴水东。水东军民遂在军分区的领导下开展对敌连续攻势，取得了多场战斗的胜利，其中，以攻克欧阳岗据点、全歼日军增援中队的战斗影响最为巨大。

6月，日军为作垂死挣扎，于该月中旬派河南省伪军保安第二联队队长侯殿卿部600余人占领了位于通许县东南部、杞（县）通（许）公路南侧的大集镇欧阳岗，并企图以此为基地在夏秋之际出动“扫荡”抢夺粮食，以供军需。鉴于此前汉奸曹志生的伪护路联队曾在欧阳岗被八路军击破，侯殿卿部进入欧阳岗后立即强迫当地百姓日

夜修工事、筑碉堡、挖壕沟。

以水东军分区领导余克勤、袁振等经商议后认为：应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消灭欧阳岗之敌，斩断敌人进犯水东的魔爪；而攻打欧阳岗，一定会吸引通许的日军和周边伪军来援，这也是用“攻坚打援”战术歼敌的好时机。于是，他们分兵多路：一路负责围攻欧阳岗，另一路负责设伏打援，同时派出地方武装部队对周边敌人据点实施日夜袭扰。随后，八路军水东军分区各部和地方武装按照安排，立即投入攻坚、打援、袭扰的准备工作中。

6月30日夜，三十团完成了对欧阳岗之敌的包围，于午夜发起攻击。7月1日天亮后，三十团突破了敌人的寨墙防线，并迅速向纵深发展，同时控制了镇内的水井。几个伪军曾偷偷摸出来试图抢水被八路军击毙。守敌不得不退守核心阵地，一面顽抗，一面向日军拼命求援。

7月2日上午10时，一个中队的日